



陈传雄

了。蜉蝣天地，沧海一粟；腐草为萤，耀采于月。人生是何其短，哪有那么多时间计较。

提到流萤——那么，秋天有流萤吗？秋天当然是有流萤的。这里，有杜樊川诗歌为证：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说的就是古代宫女在秋天里的心事。当然，也不光有流萤，还有蟋蟀，还有秋蝉唧唧的叫声。往往是深秋，往往是那些月明星稀的夜晚，我们才会沿河上游。矿灯所照之处，成群结队的鲟鱼正从深水区中结伴而出。它们一条条快活地摇着尾巴，一点也不忌惮我们深夜的造访。而我们通常情况，也不惊扰它们。我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冲着披碱草里那些好看的白鹤鹑而来。

那是一种黑白两色的鸟。机灵、秀气，叫声也很魔性。白天见它们在河里洗澡的时候，它们要么振翅起舞，要么欢叫追逐。可等我们快要靠近的时候，它们却倏地一下飞走了。但我们总能发现它的藏身之处。我们准备趁着月色，以衣当网，戏耍一下它们。可当我们脱下衣服一下按在那些披碱草上的时候，除了按了个寂寞，别的什么也没按不到。

月色朦胧，红红绿绿的灯光便闪烁不定地映在柏杨林那漾动的水面上。通常还是那首经典传唱的老歌，通常还是那首百唱不厌的《涛声依旧》，只不过多了些水声，少了些渔火，隐约还可看到游人们映于河面的影子。

弯拐塘是秋天忠实的歌颂者，白露一过，有些风就从弯拐塘那敞亮的豁口吹过，慌得那些滩涂上的野山菊，赶紧识相地藏起那些仲夏夜里没做完的梦。就只一会儿的功夫，风便以可感的速度，席卷到我们头上。我们铁青着脸，哆哆嗦嗦站在高高的岩石上，对着蓝汪汪的潭水轻轻一跳，于是晶莹的水花便带来初秋微凉的水汽。

作为一个曾给我无限愉悦和快乐的依托之地——弯拐塘，我很遗憾，时至今日才记起它的存在。不过，相对整个磅礴而又辽阔的云贵高原来说，有时短暂的遗忘倒显得很有些正常。毕竟弯拐塘确实太小，小得就像造物主安放在大地上的一滴眼泪。初见弯拐塘，时值黄昏。塘水泛着青碧，像一块温润的碧玉，静静地躺在两旁低凹的峡谷间。因塘的形状颇为奇特，弯处如新月，拐处似镰刀，我们当地人便依着这天然的形态，把它命名为弯拐塘。

后来，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尤其夏日的浸染，我愈发坚定地觉得，这个长宽不过数米的弯拐塘，它的的确确自成一番气象。每至晴初霜旦，便有丝丝缕缕的雾气自水面中升起。于是，两岸的竹林便氤氲在这雾气中了。之后，雾气渐散，水面重又泛起粼粼的波光，像是于平静的水面之间撒了些细碎的银子。偶有淘气的鱼儿跃出水面，镜面般光滑的宁静便被那些顽劣的鱼儿无情地打破了。

弯拐塘的两岸，是层层叠叠的梯田。春耕时节，有辛勤的农人披着蓑衣，赶着水牛劳作在其间。伴随新翻泥土散发出来的芬芳，与周围蒸腾的雾气交织在一起，牛、人、田、塘便朦胧在悠长的吆喝声中了。当然，最让人迷迭的田园风情，还得数那些夏天的夜里，此起彼伏的蛙声，俨然把弯拐塘当成自己的专属领地，兼之拖着黄灯笼的萤火在草丛间低飞，点点荧光似与满天星斗互为诗篇。

入冬后的弯拐塘，尤显宁静。两岸的芦苇，在寒冷中，渐次开始泛黄。此刻，芦苇在风中摇曳，像片片轻柔的白云；野鸭在芦苇丛中筑巢，偶尔探出头来，警惕地打量着芦苇荡周围的动静。塘水虽说一天比一天凉，但却愈发地清澈见底了。要是赶上酷寒的年份，水面也会结下一层薄薄的冰，但冰下的世界，却始终涌动着鲜活的生命。倘若运气好一点的话，我们还会看到野兔从塘边经过，留下一串细小而轻快的脚印。

于我而言，弯拐塘不仅是一处美丽的自然景观，更是我们乡下人休闲娱乐的中心。农忙之余，常有老人在塘边垂钓，一竿就是大半天。但钓鱼多数情况也不光是为了钓鱼，他们钓的，其实是一份内心的安然和宁静。只有孩子们才是天真无邪的，他们在塘边快活地游戏，捉蜻蜓、采野花、逮蝴蝶，欢声笑语回荡在塘边。

有时，我常常这样想：在这片磅礴而又辽阔的云贵高原，弯拐塘之所以在我的记忆里还固存着一席之地，不仅在于它向我呈现出一种原始的自然之美，更在于它向我传递出一种厚重的生命哲学。是的，弯拐塘，它教我如何去隐忍，怎样去包容。在这片水域中，我仿佛看到了生命的律动，并感受到了自然的智慧。

外，烟罩染袂。莲花禅院，簪髻涂尘。一亭一阁，尽显造化之工；片石片瓦，俱含上古之幽。

东陆弦诵，承朱张之遗响；讲武铙歌，振滇旅之雄风。先生披上，悦见李闻未远；洗马河边，尚闻蹄声哒哒。护国微文，联大碑碣，抗倭滇旌，解放旭晖，滇云史迹，恍映湖心。方寸碧水，可寓乾坤缩影；观荷明盛衰之理，伺鸡悟去留之机。朝霞染波，若见女媧炼石之色；暮雪覆亭，浑同天地归元之境。千载兴亡溶于一泓，百世悲欢映诸碧蓝。

吾侨临湖掩卷，敢效屈子问天：此水曾照庄蹻开滇？曾映沐英策马？可记联大书生弦歌绝唱？可载驼峰银鹰血翼垂云？答唯风拂柳浪，水拍石栏，似太初玄音，天籁回响。

赞曰：彩虹栖处嵌青珪，十亩琉璃映紫微。鸥影曾驮家国泪，荷香暗度古今扉。一城魂魄归秋水，百代兴衰入夕晖。莫道瑶池天上远，此间星月自生辉。

历史与回望

角琼燕

1
我们应该怎样回望历史？

去年9月，我想写两篇小说，开始大量搜寻有关沾益飞机场和飞虎队的史料。其中，最重要的资料就是冉守疆老师曾经写的一篇报告，名字叫《英雄的机场》，里面既有滇缅公路和飞虎队的史料，还提及沾益第四航空总站和飞机场等内容。在后来的写作中，这篇文章给了我许多启示。

今年8月初，我到保山市参加笔会。保山这个中国西南边陲并不繁华的城市，云南省公路总局于1938年1月在此设立“滇缅公路总工程师处”，开始滇缅公路的全线勘测工作。

在历史长河中，滇缅公路的修建无疑是一个奇迹。这条公路从修建到竣工，不过9个多月，全长1000余公里，北起昆明，经楚雄、下关、保山、芒市，南至畹町，是中国动用人力最多、时间最短、里程最长、伤亡最惨重的一条公路。

1940年，日军侵占越南，滇越铁路中断。苏联迫于轴心国东西夹击的压力，关闭了从新疆入境的援华路线。在抗战最黑暗的时刻，滇缅公路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运输通道，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西南方的交通大动脉。在这条大动脉上，每天都有6000余辆汽车昼夜往返，将援华物资源源不断地从缅甸运到昆明，然后转运抗日前线。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席卷东南亚。1942年1月，日军向缅甸发起进攻，到5月初，已占领仰光、緬北重镇密支那，并一路北进打到中国腾冲的惠通桥。同月，由印度阿萨姆邦的汀江到中国昆明之间的航班通航，标志着驼峰航线正式开辟，同盟国的援助只能通过驼峰航线进行运输。12月，美国空运队与中国共同组建了“印度—中国空运联队”，专门负责驼峰航线空运。

驼峰航线——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航线，它穿越横断山脉、喜马拉雅山脉、金沙江、澜沧江、怒江，航程共计1200公里，是二战中最艰险、最重要的空运航线。据统计，1944年10月，驼峰航线每天飞行297.7架次。1945年6月，驼峰航线平均每天飞行622架次，平均每一分钟就有一架飞机飞过。

有了驼峰航线，有了大量飞机空运，就要有机场降落。从这一年开始，云南修建了众多机场，成立了位于昆明巫家坝机场的第五航空总站和位于沾益机场的第四航空总站。

2

冉守疆老师曾采访过一些抗战亲历者。距沾益县城3公里有个木克山村，当年全村有40多人参加了机场修建。

冉守疆老师在采访时，一个叫许连芳的老人说起当年的往事。许连芳说，有一天，村里来了几个外省人，动员乡亲们去修机场。那一年他12岁，不知啥叫机场。他听母亲讲，修机场是为国家做事。年幼的许连芳天天跟着母亲、堂哥许连吉、舅舅蒋开印去机场干活。老人说，家里没有钟表，看天干活，太阳升出工，太阳落收工。到了腊月，天冷得不行，他常常冒着大雪跟着大人到山里背石头，大人背一筐，他只能背两块。就这样，他们往返于石场和机场间。他和母亲不知背了多少筐石头。没多久，12岁的许连芳累倒了，而他的母亲、堂哥、舅舅一直工作到机场修好为止。

留在许连芳老人记忆里的，还有军队的生活情景。他经常看到住在村子里的士兵吃芋头，穿的也不好，冬天了还有很多人穿着单衣。机场修好后，这支部队开走了，说是到缅甸打日军去了。许连芳老人记得最牢的是他最开心的事，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的情景。“飞虎队”离开沾益时，有个大个子飞行员送给他一个罐头，这罐头好吃得让全家觉得像过年一样。装罐头的铁盒子，老人一直保存到了今天。

还有一个叫“方正聪”的孩子，那年他才10岁。大人们拉石头、铺跑道，他和其他小孩拉土、搅泥浆。石头铺好

一层，他们便往上浇一层泥浆。方正聪说，跑道的石头铺了足足有一人厚，有限的水泥只是浇在表面上。在修机场的时间里，年幼的方正聪跟着村里人，起早贪黑，从没误过工。大人一天挣一毫铜钱，小孩子算半个工，一天挣半毫。机场修好后，他看到的第一架飞机是双翅膀的，村子里的人都跑到机场去看这个稀罕物。很快，大批的画着鲨鱼嘴的美国飞机也飞来了。

他记得最牢的一件事是一个飞行员给了他一大盒糖。那一天，他和同村的小伙伴黄八斤跑到机场，他爬上飞机，伸出大拇指，对美国飞行员说：“哈罗，甜的有没有？”美国飞行员也伸出大拇指：“甜的有！”便从飞机驾驶舱里拿了一大盒糖，塞给他。方正聪说，他和黄八斤一人分了一帽子糖。这糖，家里吃了半年。

3

我现在工作生活的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历史上号称“旱码头”，320、326国道穿境而过。1944年以前，云南省只有两条铁路，一条是清末年间法国人修建的昆明至越南河内的米轨铁路；另一条是1938年至1944年修建的昆明至宜宾的叙昆铁路。因资金缺乏，叙昆铁路只修到了沾益，那时进出云南的货物大都在沾益火车站中转。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旱码头”变成了“空码头”——“飞虎队”和中国空军进驻沾益机场，开始对日军作战。不久，沾益成立了第四航空总站。1938年8月，工程师杨瑞和率队伍来到沾益，选定城东门外、南盘江东岸一片开阔地修建机场。经勘测，将旧街子一带的水田和旱地全部征用，随即招募近万当地农民动工修建。为了协调地方政府和美国人的联系，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特派上海交通大学毕业、能说一口流利英语的张伟先生到沾益任县长。

日军发现沾益修建机场，经常派飞机来轰炸。那时，数量有限性能落后的中国空军“菲亚特”飞机不敌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云贵两省的制空权完全在日本空军手里。据当年生活在沾益的杨永清老人回忆：有一天，一架中国“欧亚”飞机（邮政机）在沾益上空，被十几架日军飞机追逐，正在迫降时，被日机击毁。拖着黑烟的飞机撞在了正在修建的跑道上，跑道被撞出一个大坑。日军飞机还不断低空扫射民房，将炸弹投进城里，沾益城里火光冲天，老百姓死伤无数。

沾益机场的修建就是在这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下，经过工程技术人员和数万民工的昼夜奋战，于1939年9月完成主体工程。机场长宽各2000米，能起降中型战斗机和轰炸机。

为使机场能达到“飞虎队”P—40、B—25轰炸机，C—46运输机的起降要求，沾益机场于1940年又进行扩建，共建起了8个飞机掩体，完善了滑行道、停机坪、交通道、指挥塔台、夜航灯等设施。机场外围还建起了两座水桥，并在距机场一公里的玉林山修建了营房及附属建筑，至此，沾益机场作为云南的重要机场，担负起了重任。

驼峰航线开通后，为使大批援华物资转运到抗日前线，统一协调指挥云贵各地机场，第四航空总站在沾益成立，管辖陆良、羊街、昭通、罗平、毕节、晴隆等机场，而位于昆明巫家坝机场的第五航空总站则管辖滇西、滇南和西省省的机场。

4

在保山参加笔会的时候，我儿子一个人去电影院看了《南京照相馆》，随后，又独自去了烈士陵园。当他从烈士陵园回到酒店时，眼眶红红的。我才问了一句，电影好看吗？眼泪就从他的眼眶中流出来了。

笔会最后一天，大家参观了松山战场遗址。当年参加松山战役幸存的百岁老兵廖沛林，一过99岁生日，便执意重回松山陪牺牲的战友。老人家说，你们不了解这过命的战友情，他们死了，我却活了那么多年。我要来陪战友兄弟们，也替牺牲战友对前来祭拜的人说声谢谢。

秋天的调色板（组诗）

李昌林

入秋

初秋
顺着爬山虎的触须
悄悄爬进小院
知了敛歇了高唱
苹果树咳落了许多叶子
火把梨红着羞涩的脸

处暑提着一壶
烧不开的水
一个转身
就有些日子
落成了金枝玉叶

秋分泡了一杯
甘苦均匀的古树茶
端至衣裳单薄的寒露床边
一仰头，就喝尽一个
五彩斑斓的秋天

落秋

秋日的小雨
精致地下着
生怕淋湿了
稻穗吐秋的心事

秋日的小雨
调皮地下着
明明在山门前撒雾
偏偏在篱背后晒日

秋日的小雨
缠绵地下着
刚好把中元节里的眼泪
稀释成故乡的小溪

秋日的小雨
浪漫地下着
借东山的太阳花雨
洗西山的阴晴圆缺

秋日的小雨
纵然比不上
春雨贵，夏雨肥
也要把浓浓的诗情画意
泼满这个多彩的季节

扫秋

庭院落了一场生病的雪
扫了落，落了扫
不知道再这样扫下去
是不是会扫疼
秋天的心

细数每一片叶的脉络
曾流着昨天奔涌的血液
紫紫色的心斑，轻轻飘落
就像昨夜刚黯淡的
那颗流星

风走过，雨走过
没带走任何一片叶
跌落的紫色忧郁
重重地跌落在初冬的怀里

一位百岁老人走过
一路咳嗽
震落许多叶子
比他的头发还多

不远处
一场雨，走走停停
东边晒日，西边下雨
终究，没赶上等对门
那条小山沟

晾秋

把平常的日子洗白，晾干
洗了晒，晒了洗
总也洗不白
深夜里的那一声叹息

月光挂满我的晾衣架
才知道，该收该
一地碎落的玻璃
今夜，桂花
吐出的缕缕香

只怕这叶，落得太重
掩埋了昨日的承诺
怕这柔弱的月光
被你回家的脚步
无故地踩碎

只有在这月满时
把桂花酒的香
喂给月饼的甜和糯
才能一口一口
吸出石榴的汁液
才能留住月亮
把晾衣架上挂着的心事
早点晾干